



上合之树

王林强



每天清晨,轻轨列车准时切开滨海新区的晨雾。我总爱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轨道两侧的绒毛白蜡在风里舒展新叶——鹅黄色的嫩芽初绽时像万千只举起的手,待阳光浸透叶片,便化作流动的绿云,在铁轨两侧绵延成蓬勃的诗行。因我参与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筹备工作,这条往返于“滨城”与“津城”间的通勤路,就成了我与春天的秘密“约定”。那些在晨风中沙沙作响的枝叶,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会标:绿色橄榄枝和蓝色飘带像母亲的手托举着亚欧大陆,四周紧密环绕的金色云雷纹和夔龙纹,饱含着文化的厚重和新时代的希望——同气连枝、生生不息,恰似这棵生长在渤海之滨的“上合之树”,正将根须深扎进文明交融的沃土。

■根脉——文明在泥土里握手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近日与友人交谈得知,天津博物馆将于今年10月起哈萨克斯坦举办“文明印记——中国古代工艺文物精华展”,以文博出海的形式,在上合大家庭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怀着激动的心情,我踏入了这座承载千年文脉的文化殿堂,观赏跨越商周至明清的珍贵文物,青铜器的庄重和数字展项的灵动,无不彰显了天津所特有的“传统底蕴拥抱开放创新”的城市基因。走到唐代铜镜前,我竟再也挪不开脚步。镜钮上胡人的刚劲舞姿,边缘葡萄纹间反弹琵琶的西域乐伎,一切都是如此的鲜活生动,盛唐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件产自长安(今西安)的器物,正是沿着丝绸之路“跋涉”而来,最终“落户”津沽。当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变成一粒裹着铃铃声的葡萄种子,从胡商温暖的衣襟滚落,在海河冲积的泥土里扎根。醒来时恰逢槐花初绽,轻盈洁白的花瓣飘落窗台,恍惚间又变成塔吉克斯坦朋友赠送的杏干——那带着帕米尔高原风霜的甜蜜食物,其味道不正是文明交流最本真的滋味?

这棵大树的根系,同样生长在民间交往的温暖土壤里。我去天津外国语大学协调志愿者工作时,在学校文化角里,看到一名巴基斯坦留学生正在专注地教中国同学绣鹰纹花毡。金线在阳光里流转,她指尖的图案渐渐浮现出连绵的山峦,她说:“在我们的传说里,雄鹰是连接天空与大地的使者。”后来她送我一片绣样,细密的针脚间,帕米尔的雪峰与燕山的叠翠竟如此和谐。充满欢声笑语的课间,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名哈萨克族学生用生涩的汉语吟诵“海内存知己”,中国同学握着他的手共同写下苍劲的“和”字,墨香与笑靥在爬山虎缠绕的廊柱间流淌,像极了白蜡树交错

的根系,在时光里悄悄编织着共同的年轮。这些细碎的感动总在不经意间生长。当我在滨海新区图书馆看见一位乌兹别克斯坦老人教孩子们跳他所属民族的舞蹈,当听见伊朗留学生用波斯语演绎《诗经》的韵律,突然明白:所谓文明互鉴,从来不只是宏大叙事,更像白蜡树的须根,在民间交往的土壤里默默延伸,让不同肤色的手掌在泥土深处轻轻相握,在不经意间不断延伸、交织,让不同文化相互滋养。这样充满温情的故事,每日都在上演,成为“上合之树”最为坚实的根基。

■枝干——守望在年轮里生长

天津港的集装箱码头是观察“上合之树”枝干的一个视角。巨型桥吊提起印有“中欧班列”标识的集装箱时,金属碰撞声与海浪声交织成独特的交响乐。码头工人老王自豪地指着正在装卸新能源汽车的码头说:“四十年前这里还是片盐碱滩,现在每周都有开往中亚的班列。”阳光掠过他黝黑的面庞,我的思绪在时空交错中穿梭:红海岸边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这个享誉“一带一路”的国家级境外合作区,从办公室到生产车间,从丝路中国年到斋月慈善活动,处处都是中埃人民紧密合作、共同进步的情景;河西区空天数字经济产业园里的中外工程师全情忘我地热烈讨论——这些不同肤色的身影,不正是支撑“上合之树”的钢铁枝干?树干里流淌的,还有安全合作的养分。数以万计的服务器械如战士般整齐排列,指示灯在幽暗的空间里明灭闪烁,宛若满天星斗织就的数据之网,这就是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机房里的“天河”超级计算机,更是中国超级计算领域的“国之重器”,澎湃算力如同精密编织的神经网络,筑牢安全合作的无形“长城”。遥远的苏伊士运河边,那棵生长于荒漠中,听过丝绸之路的驼铃声,见过中欧班列载着长安月色西行、洛阳牡丹与西班牙火腿在集装箱里悄然相拥的皂荚树,如今

林希用黑色幽默的叙事方式创作了一部小说《天津闲人》,将“闲人”放置于近代天津的历史风云中,辛辣又生动地展现了一种独特的“闲”。“闲人”上可关涉市井阶层参与历史建构,下可蹭吃蹭喝解决温饱。“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串起了整部小说的起承转合,成为作品中“闲人”不闲的重要依据。

天津是近代随着开埠崛起的城市,饮食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分支,保留着南北交融、中西碰撞的文化印迹,记录着城市的文化发展与变迁。天津海、河交汇,南来北往的商贸活动带动了本土多元丰富饮食文化的形成。饮食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融入于三六九等各色人物的生活中,串起了“闲人”们的故事。“闲人”实则是不闲的,小说开篇以“香糟牛肉”为引,介绍了天津这地界做买卖的规矩,三言两语就交代了“闲人”的生存空间。天津卫的“闲人”可以维系社会秩序、安定民心,是不可或缺的一群人。码头文化使天津饮食偏向实惠、快捷,嘴馋的“牛肉蒸饺”、街边小饭馆的“西葫芦羊肉水饺”出现在食不果腹的苏二爷苏鸿达卷起事端的背景描写中,是“末等闲人”日常能所及的平价消费场所和食物。

近代天津城市文化杂糅,饮食文化与市井文化、码头文化、宫廷文化、外来文化等都有关联。有学者曾写道:“近代天津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天津特殊的地域色彩。上至皇室贵族、皇亲国舅、达官贵人,下至青皮混混、烟花女子,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构成天津卫一道独特的风景。但天津卫的特点还不仅在

已然化作天津与埃及工程师手中的图纸,在“超低轨道”“航天测控”“竞速无人机”赛道铺就的逐梦星空下续写新的传奇。安全犹如大树的年轮,每一道印记都镌刻着岁月的共生契约,记录着共同的敬畏与守护。当俄罗斯专家竖起大拇指为“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再夺世界图计算领域桂冠点赞,当巴基斯坦技术员在清洁能源实验室与中方人员击掌相庆,那些跨越语言的默契,正在树干里凝结成抵御风险的年轮。

最令人振奋的是在天津中欧先进制造产业园的见闻。玻璃幕墙后的工业机器人实验室内,中俄两国工程师围绕看设计图纸争论不下之际,有人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函数曲线,不同颜色的记号笔瞬间在图纸上绽放成花朵。阳光穿过防尘服的面罩,在他们眼底映出相同的光芒——那是对彼此的欣赏,对创新的渴望,对未来的期许。这些在车间里碰撞激发的思维火花,正为“上合之树”催生着最坚韧的枝干。

■叶片——阳光在脉络间流淌

天津大剧院的彩排厅是片璀璨的“叶子”。俄罗斯芭蕾舞演员排练《天鹅湖》时,纤薄的足弓弯成新月,足尖轻点地板的细碎声像春雨叩窗。中国舞者小李虚心请教旋转技巧,俄方首席却被其似流云舒卷又若惊鸿回旋的月白水袖舞吸引,两人即兴来了段“天鹅与嫦娥”的跨界合作——足尖与水袖在聚光灯下交融,恰似伏尔加河与海河在晨光里相遇。

教育是片新绿的“叶子”。天津师范大学的课堂上,一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外教引发对《论语》的亲近感:“原来‘己所不欲’和我们的一句谚语如此相似。”她的笔记本上,汉字与西里字母相互注解,像叶片上纵横交错的叶脉。五大道海棠节气氛热烈,印度留学生拉吉穿着汉服站在海棠树下,摄影师老王用生涩的英语喊着“茄子”,花瓣落在他的肩头,也落在拉吉手中的团扇上——这张中西合璧的照片,成为人文交流最生动的注脚。

青年志愿者们是最鲜嫩的“新叶”。为此次峰会而组建的天津国际语言环境建设专家团队颇受关注,各国留学生躬身伏在地板上整理标识词条,各色纸张像迁徙的鸟群在隧间起落。韩语与俄语的讨论声中,不时蹦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准译法。当乌克兰姑娘安娜激动地指着“开放包容”的双语标识说“这是我们共同的追求”时,晨光正好漫过她发梢的金穗儿,照亮桌上堆叠的资料——那些被反复校对的文字,那些为每个

译名争执的夜晚,都将化作峰会期间最温暖的语言服务,让每片“叶子”都在阳光下舒展自如。

■果实——希望在年轮里绽放

随着峰会临近,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悄然上演着“变形记”。海河畔的天津站前广场,工人们正在调试景观灯,暖黄色的光晕里,城市雕塑初现雏形——青铜铸成的根系蜿蜒向八方,枝叶托起水晶球,倒映着过往的漕运码头与今日的国际邮轮。在滨海新区举行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产业合作大会”的现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国代表在新能源项目的签约仪式上友好握手,背景屏上闪过白蜡树的年轮图案,与合作协议上的时间印记完美重叠。

天津开放包容的城市胸怀也在淋漓尽致地展现对峰会的深情与礼敬。在泰达·津一产业园区沉浸式的“慢人生活节”上,70岁的王奶奶系着围裙教俄罗斯留学生做烤糕,油香在空气里飘散;一名维吾尔族少年弹起都塔尔,一群孩子围拢过来跟着学唱《阿拉木汗》;活动组织者把多面植物分盆移栽后送给在场的各国朋友,每片肥厚的叶子上都凝着水珠,倒映着不同肤色的笑脸……这些热闹温馨的市井烟火,像树上的果实,看似微小,却饱含着泥土的芬芳,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暮春傍晚,我站在津“湖畔看放飞的风筝。五彩的纸鸢掠过建筑的飞檐,线轴在孩子手中传递,笑声惊起栖息的雨燕。意式风情区的灯光次第亮起,与解放桥的霓虹交相辉映,倒映在海河的碧波里,像极了“上合之树”在水面投下的斑斓光影。

此刻的天津,正将六百余年厚重的城市底蕴与新时代开放的胸怀,酿成迎接世界的花蜜。而我有幸成为这棵大树的守护者之一,看着根须在文明深处延伸,枝干在合作中伸展,叶片在交流中舒展,果实在期待中成熟。当轻轨列车再次穿越晨光中的白蜡林,那些新叶依然像万千只挥舞的手——这一次,我读懂了它们的语言:那是对峰会的期许,对未来的祝福,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朴素的信仰。

就像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春》里写的:“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愿这棵生长在渤海之滨的“上合之树”,在春天的雨露里扎根更深,在秋日的暖阳中果实累累。而我们,这些曾在树下耕耘的人,终将把这段时光酿成生命里最温暖的年轮——当岁月流转,总会记得2025年的春天,我们曾与一棵树共同生长,与一个时代共同绽放。

《林希自选集》新读(十)

“天津闲人”的饮食文化

李小茜

于有这么多人和物,更在于各色人等都可以在天津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上下沟通,相互交往,都容纳于天津市井社会的大格局中,获得自己的生存位置。”林希在小说中将“闲人”的世俗生活和市井人文生态,以及这类人的生存价值联系起来,饮食文化在其中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上等闲人”、狡诈慈善家侯伯泰,宴请勾结日寇的大律师袁渊圆时,“餐桌上没有什么大菜,两只紫色青花大餐盘,每只餐盘上盛着一只红澄澄的河蟹,一套吃螃蟹的餐具,小锤、小凿、小刀、小镊子。清一色的银器,和红灯澄澄的螃蟹恰好白红相间,愈显得餐桌上典雅富丽”。大螃蟹、陈年花雕、银器、素盘都是富贵之家的标配,是区别于一般闲人的重要物质载体。侯伯泰在结束一次美国行后,拉着袁渊圆一起吃,“总统大人贵下的南洋大翅,我吩咐下的菜单:诗礼银杏、一品海参、福寿燕窝、绣球鱼翅,最后是日本的金钱原汁鲍鱼,不可多得”。海参、鱼翅、燕窝常出现于闽菜、粤菜和宫廷菜之中。天津南北贸易往来频繁,南方商人自然也带来相应的饮食文化:“日本鲍鱼”的出现,说明远渡重洋来的食材也影响了本土饮食文化的变迁。“末等闲人”苏鸿达骗精于算计的《晨报》主笔严而信去登瀛楼吃饭时,要了“一道全拼什锦,一道红烧大肘海

春分之时,首届“南开史学郑天挺讲座”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启幕,历史学家王汎森应邀担任首讲嘉宾,他如一位旅人,以三场演讲漫步于史学巨擘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的思想地图与学术路径,导引南开及慕名而来的外校学子们分享生机勃勃的智慧时光。

王汎森现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专研明清到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史学史。郑天挺(1899—1981)是20世纪明清史研究领域的大家,为南开史学四大导师之一(另三人是梁启超、蒋廷黻、雷海宗),奠基南开史学重镇,讲座为纪念他而设立。

“郑天挺讲座”首讲主题是“史家的技艺”,第一场解析“梁启超的史学措词”。梁启超后半生居海河之畔15年,直至去世,其著书立说的“饮冰室”闻名遐迩。1921年,他在南开大学主讲并整理成书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新史学”的首部“历史研究法”,力求厘定“什么是历史”,震动史坛,影响至今。

王汎森指出,人们生活离不开词语绘制的思想地图,我们除了关注经典史学命题,还要关注历史书写,其中一个路径就是“措词”。“措词”包括史学家的语言风格、比喻、修辞、词汇等,这是探讨史学思想的一个关键环节。语言不只是反映定义的工具,不同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导向,折射着史家的思维世界。

王汎森说过,人是诠释性的动物,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之后,人们会用它来思考自己的处境及命运。在近代中国,文化精英先是用一些旧概念去诠释新事物,但一批又一批新的“措词”涌入,逐步建构了现实的发展。

讲座中王汎森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汹涌如潮然”时代的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旧名词不能包含新的事物,不惜创造了诸多新的名词为人们熟悉且至今还在用,包括变法、民权、平等、自由、议会、立宪、废科举、兴学校等,都跟梁启超有关。梁启超在其所作《新史学》(1902年)中写道:“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无老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为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四万万同胞”这个说法就是梁启超新提的,他加入这一“措词”的前提是被新的民族主义思想包裹在里面,我们须注意它所代表的意义与倾向。《新史学》中,梁启超重视“国家”“国民”“群”“社会”的历史,这四个词汇为最关键的“概念工具”,是过去不曾出现过的。

新“措词”,新概念鼓动了一个时代。王汎森介绍了胡适年少时由此受到的震动,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写道,“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梁启超先生“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

王汎森说,梁启超早年常提的史学措词,“历史的”

绘制梁启超『史学措词』的思想地图

——南开史学郑天挺讲座首讲记

陈杰



梁启超常用的史学措词很多来自跨学科领域,如力学:冲力、盘旋;生理学:细胞、总神经系、有机体;心理学:有意识、无意识、“意识团”(仁的概念)、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民众意识。有的措词是从物理学借来的,如心灵+力学:民族意力、国民意力、心力(历史为人心力所造成);工程学,如“史迹之心的基件”。这些语言与概念反映了社会现实,其中不少迄今依然为人们所常用。

在没有地图的思想旅程中,王汎森长久地探寻一个课题——“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思想的形成”,在概念方面,即是一整套新的架构如何取代旧的。这些“新措词”与其所含蕴的思想意义,形成一个巨大的变化,近代人用它们组成了一个新概念的思想地图,正是首先通过这些概念架构才改变了近代中国。所以,对这些概念“措词”的研究,于分析时代的切片有重要的意义。

王汎森介绍,梁启超常提的史学措词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早期(1901年、1902年之后)以理性、科学为特征,晚期(1920年代)以批判、反省早期史学概念为特征,佛学语汇开始渗入史学,与“新康德学派”融合而成一种新史学观。因此,探讨史学思想,除了应看史家的理论宣示,还应看他们如何在历史写作中有意无意展现出的史学思维。近代以来,每一次重写历史都是新措词的再造,包含在新的思想地图之中,是一个循环而不间断的历程。

“谈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不能只摘引其中几句话,用现代人的观念投射回去,放大某种意义,这是研究的失误,要把片段的思想放在整个的思想语境中去考虑。”对于梁启超其人,王汎森也有一个明晰的判断,“梁任公的思想和感情敏感,人非常聪明,感受力强,引领时代风骚。”

王汎森在绘制梁启超的思想地图时,将其“发生学”的坐标定位在近代以来领风气之先的天津,而这正是我们一直以来寻寻觅觅的一个起点。

■题图:梁启超铜像(摄于天津梁启超纪念馆)



春季六节气 居广鸿 治印

黄崖关长城向东逶迤而去,过了车道峪段,便到了青山岭长城。这里山险壁立,脚下一条山涧由北边的九山顶泻下来,碎石满川,风动鸟翔。

由黄色砂岩石块垒就的一道残损的明代长城,横亘在四川的两岸,东边的山岭上耸立着保存完好的青砖砌就的烽火台。烽火台西侧的山下不远处,有一片长方形的石头矩陣,这就是当年守卫长城沿线士兵的营盘——青山岭寨堡。寨堡南面不远

的山岭上,有两株树龄已近千年的大松树,仿佛当年镇守蓟镇长城的戚继光将军那样伟岸雄壮。青山岭村就坐落在大松树的浓荫之下,整个村子海拔400米,春秋战国时这里就有人居住,明朝时因紧邻青山寨堡,村子也叫青山口、青山寨;又因坐落在高岭之上,清代称青山岭并沿用至今。这个长城沿线的古村落,自然生态优美,历史古迹众多,除了村北青山岭长城遗址外,村里还保存有完好的清代小庙、丁字形的古街道、古井石台、古槐树。与村庄相伴千百年的古松村可谓天津的“松树王”,历尽沧桑,守望青山;脚下新生的松林已经成材,松风送香,沁人心脾。漫步在松林间的登山步道上,回眸古村千年的历史,仿佛步入时空隧道。村东的鹰盘山下有一块巨石叫卧龙石,相传清朝康熙皇帝在这里与青山岭村民魏三元谈天下棋,共话桑麻,并征求治理国家的建议。这些古松树见证了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于隆庆三年(1569年)保卫边关;也见证了1900年青山岭村民在抵抗八国联军中的德国侵略者;还见证了抗战时期青壮年踊跃参军,配合八路军十三团巧妙与日军周旋并攻克下营和杨庄的敌军据楼。

如今的青山岭已经成为有机苹果、红果、蜜梨等特色水果的生产基地,乡村旅游不断发展,村东北的战备洞——“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战备台”旧址,已成为沉浸式红色旅游主题景区和国防教育基地。古老的长城与新崛起的民俗、悠久的历史与淡淡的乡愁,在青山岭上汇聚、交融,游客在青山岭上享受蓝天白云的澄澈,感受诗和远方的召唤。

青山常在,碧水长流。古老的村落焕发新的生机。优雅的生活环境,源于对绿水青山的涵养。在山乡诗会上,村民高朗诵读自己创作的诗歌:青山那个岭岭上那片云/几把古松的绿伞/撑起振兴的山村……

青山那个岭

金学钧

参,一盆醋椒鱼”,还不忘说自己“早点一杯牛奶,晚上一个三合汤”。这里体现了中西饮食文化的交融、碰撞。

作为北方漕运城市,近代天津界上活跃着从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等地过来的客商、劳动力等,粤菜、客家菜、宁波菜、鲁菜等菜系随之涌入。自开埠以来,西方饮食文化也很快进入津门,尤其快餐文化很容易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新派人物袁渊圆抽着“吕宋雪茄”,拉着苏鸿达进了“美丽美餐厅”,吃的是俄式西餐“牛排、鱼子酱、酸黄瓜、柠檬泡菜、红油葱头”,但早晨照例是“一套鸡蛋煎饼果子”。饮食文化犹如流动的文明密码,具有本土文化的稳定性,也有全球化的流变性。《晨报》主笔严而信在行驶于太平洋上的客轮里,“喝了半瓶法国白兰地,吃了一只烤龙虾,用了一份法式烩牡蛎”后,被荒诞地结束了小命,这个人物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崇洋媚外、卖国求荣的下场。林希作品中这些饮食文化的书写打开了作品的另一重叙事空间,也极大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思想。

林希的《天津闲人》这部小说,用饮食文化把种种世俗现象串联起来,彰显了近代天津中西融汇、传统与现代交织、本土与外来互鉴的多元文化,这也是林希津味小说整体层面的重要表达。

第五三四六期